



树藏着一个秋天

夏的盛情尚未完全褪去,清寂与 斑斓同在的秋,已悄然而至。此时,褪 去一身青涩的栾树,带着一树秋意,以 最华美且壮阔的姿态,闯进人们眼 中。它用满树摇曳的"祈福灯",为人 间编织了一个绚烂的梦境。

栾树,是那种能瞬间攫住人心的 植物。每日途经校园操场一隅,眼底 便能收藏许多关于它的美妙,它的美 是一场层次分明、循序渐进的生命展 演。四季更迭里,路过它身边,也内观

自己,没有细数它站在那里多少年,只 默默看它春来抽芽,秋来结果,不急不 躁,款步有声。站在岁月之巅,于阡陌 中,我要站成另一棵"树",时光深处, 与之对望,明白一棵树在它生命轨迹 里轮回的哲理。

栾树生命中最耀眼的篇章,在秋 里。正如余秋雨曾提及,"栾树最是从 容,它不与春花争艳,只在秋日里,静 静地绽放自己的风骨与温柔。"此时, 栾树的蒴果渐渐饱满,悬挂在枝头,是

史铁生笔下的"小灯笼",它们挤挤挨 挨,半树葱茏半树火,将整棵树装扮得 既奔放又温柔。远远望去,那一片明 艳,仿佛是天边被剪碎的云霞,不小心 飘落到人间,让人忍不住驻足。

这些"小灯笼",并非永恒。起风 的日子,只见数不清的蒴果旋转舞蹈, 从你耳际滑过,又轻点你的裙裾,最后 落在你的脚边,静默的姿态让人怜惜, 它们的飘落是在与树枝作最后的告 别。当秋霜染月之时,那抹娇嫩的粉



色将自然褪去,转为沉稳内敛的褐色, 最终带着生命的种子,坦然地坠落。 这多像一场盛大而从容的谢幕。它曾 热烈地绽放,也曾温柔地承载,被无数 世人欣赏,最后,安静地重新与泥土缱 继,为下一个春天,埋下希望的伏笔。

生命的荣枯,就是这样一场周而 复始的循环。栾树用它四季的时光告

诉我们,不必为 盛放而骄矜,也 无需为凋零而感 伤。每一个阶 段,都有其独特 的风景与意义。 这,像极了我们 的生命。



扫一扫,听一听



□宋毓宁

武夷山的国兴兄弟,我们都戏称 他"首富"。此"富"不在财富,而在他 属于最早凭实干闯出一片天的人。他 深谙饮食之道,近来心心念念,想复原 一道能牵动乡愁的地方滋味。寻寻觅 觅之后,他竟相中了那最平常不过的 红烧肉。

他知道我好这一口,常把红烧肉 的故事挂在嘴边,便特意来讨教做 法。我把那套说了无数遍的要领细细 说给他:要选上好的五花肉,肥瘦相 间,层层分明。每块切得四两重,方方 正正,透着厚道。先与冷水、姜片同 煮,去腥定型,而后放入厚重的瓷瓮, 只配适量的生抽和家酿红粬酒,用炭 火慢煨四个钟头以上。我还特意告诉 他,这肉怪得很,同一瓮里量煨得越 多,味道就越发醇厚圆融。

他听得入神,那双惯于察看世间 千人万物的睿智眼光里,闪着光。可 我心里再明白不过,这法子听着简单, 真要做出记忆里的那个味道,难。火 候的把握,时间的掌控,全在厨师手上 的感觉和心里的那份耐心。果然,他 店里的师傅头回试做就未成功。肉是 烂了,颜色也对,可总觉得少了魂儿。

少了什么呢? 我的思绪不由得飘 回了闽北那座高山上的古镇。我的故 乡就在那儿,海拔千米,冬日里总是雾 气缭绕,也显湿冷,夏季则天高气爽,

要说红烧肉,天南地北哪里都有, 做法也大同小异。可就是用的水不 同,酒不同,手上的功夫不同,味道便 千差万别。这些年我在上海,各地的 风味都尝过,连异国的佳肴也领略不 少。可说实话,在我这执拗的舌根上, 什么都比不上故乡那块红烧肉。

小时候在老家,日子过得紧巴 谁家办酒席,那可是天大的事。而评 判酒席体面不体面,主人家大方不大 方,全看一碗红烧肉。我们小孩子跟 着大人去吃席,一整天的盼头,就是最 后上桌的那碗肉。

记得那肉端上来时,总是用深口 海碗盛着,一块块垒得小山似的。色 泽是那样诱人的酱红,油光锃亮,肥肉 的部分颤巍巍的,像是随时要化在碗 里。红粬酒特有的醇香混合着肉香, 直往鼻子里钻,勾得人直咽口水。最 妙的是那肉皮,经过四个钟头的慢煨, 变得晶莹剔透,用筷子轻轻一戳就能

可我们从来不在席上就把它吃 掉。那时候家家都会带个搪瓷茶罐, 等肉一上桌,大人就会小心翼翼地把 属于自己的那块夹到孩子的罐子 里。我就那样紧紧抱着还有些烫手 的罐子往家走,像抱着什么稀世珍 宝。那一块肉,要分好几天吃。每次 只舍得用筷子尖挑一点点肥的,拌在 热腾腾的地瓜米饭里。饭粒立刻被 肉汁浸润得油光发亮,吃在嘴里,那 种丰腴的香甜能在舌尖停留好久。 一块肉,就这样让清贫的日子多了好 几天的念想。

而这念想的源头,总是始于天亮 前那声凄厉的猪叫。老家杀猪都在 凌晨,我们睡得正沉,突然就被那划 破夜空的惨叫声惊醒。心里先是一 紧,有些莫名地害怕;可随即,就想到 了那块将来会变成红烧肉的厚实五 花。口水不由自主地漫上来,只好偷 偷咽回去。那声猪叫和对一块肉的 渴望,就这么奇怪地交织在童年的记 忆里,带着些许残忍,却又真实得让 人难忘。

说起红烧肉,总绕不过苏东坡。

这位美食家曾在《猪肉颂》里写道:"慢 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想来 他在黄州时,用的该是当地的黄酒。 若他能活过来,也有机会尝到我们故 乡的红烧肉,用当地特有的红粬酒慢 煨而成,不知又会写出怎样动人的诗 篇。红粬酒那独特的醇厚,给肉添了 一抹胭脂色,也添了几分山间的质朴 气息。只是东坡先生到底没这个口 福,他永远也想象不出,在闽北高海拔 地区的深山里,一块普通的猪肉能被 演绎得如此淋漓尽致。

现在我坐在上海的家中,忽然明 白了国兴兄弟的师傅缺了什么。缺的 不只是手艺,更是那声猪叫勾起的殷 切盼望,是紧抱茶罐回家的郑重其事, 是把一块肉吃上好几天的那种珍惜。 我们念兹在兹的,哪里只是一块肉 呢?是那段被一块肉照亮的清贫岁 月,是那种把寻常滋味当成宝贝的真

而那块肉,会一直在我记忆的瓷 瓮里,被往事的炭火,慢慢地煨着,永 远飘着香。那香气穿过岁月,越过千 山万水,至今还在鼻翼间缭绕,仿佛从 来不曾散去。

里,挥之不去。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直 到凌晨四点,刚有睡意,又听见有人大 喊:"四楼又着火啦!"我再次报警,再 回街头。消防车又一次赶来,喷水作 业近半小时,直到隐患彻底排除。天 渐渐亮了,我们一夜无眠,而消防战士 们,也同样未合一眼。电线短路引发 的这场火灾,实属不幸中的万幸是无 人伤亡。它如同一堂深刻的安全课, 让我们意识到,消防安全容不得丝毫 侥幸,而这次经历,便是我们为此付出

的代价。 我从消防员身上看到 英勇,也看到责任。他们 与火赛跑,与危险较量,守 护的是生命,是安宁。我 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 知道——一个城市不能没 有这样一支专业而坚定的 队伍。他们是火的克星, 是人民的卫士。



□野风

窗台上的绿萝叶子,紫苏藤条垂下来, 把月光切碎。我蜷在藤椅里,看从天井漫 进来的夜,穿透鱼缸,湿漉漉裹着老墙边的

中秋刚过,月儿升得不高,却饱满极 了,悬在院角那株老梧桐顶上,淡银的,像 嵌入天穹的圆玉。弄堂口溜过来一阵风, 依旧带着暑气,梧桐叶先醒了,沙沙响着, 抖落几片,打着旋儿掠过墙檐,飘落在青石 板上。叶的影子,月的影子,还有围墙角石 堆缝里那丛野菊花的影子,都浮在地面,像 淡墨勾了幅没干透的画。

山乡的夜是静谧的。墙根下,草丛里, 蟋蟀们开始唱了。不是盛夏那种扯着嗓子 的高腔,倒如抽丝样儿,声音细腻而又绵 长,这儿一声,那儿一声,织成网。远处,路 灯亮着,一盏盏围成长龙,耀亮了夜。也不 知是月光还是灯光,透过梧桐枝丫,在院里 投下斑驳的影儿,一会儿凝成块,一会儿又

阶前,沾着几瓣残桂,那株老桂树到底 舍不得大开大放,只余下些花蕾,惶惶躲在 叶底。桂香是淡的,混着夜的味儿,往人鼻 孔里钻。早几天,这株桂树还肆意绽放白 的黄的花,如今倒换了种姿态,倒也更贴秋 夜的意。唯一的,总觉欠缺点什么?或是 年岁大了,念旧终是常情。

风大了些,也凉了许多,终于有点秋夜 的凉感。吹得廊下的竹风铃簌簌响。院后 是口鱼塘,零零落落的残荷在月下清晰可 辨,粼粼波纹散扩着水光。塘边的石凳凉 透了,白日里三伏天般的热浪早被夜收走, 只剩一片沁人的冷。

虫鸣渐稀,月亮却更亮了些,把梧桐的 影子拉得老长,投在东墙上,像画皮里张牙 舞爪的鬼影。檐角的铜铃偶尔丁零一响, 惊得叶影晃了晃,又静下去。

难得回一趟老家,老母亲总抱怨午前 来,午后走,做客都不如。这次,留下过 夜。坐着抽烟,才发觉当下的秋夜原是这 样的,不浓不淡,像杯泡开的碧螺春,初尝 清浅,细品却有回甘。才发现,人生过半, 其实失意也好,得意也罢,所有的声响都不 着急,所有的光影都慢半拍,连风都放轻了 脚步,岁月轻缓得连薄霜都不愿意降下。





橙色的守望

□聂炳福

深秋,夜晚临近十一点,忽然听见 住在四楼的孙女大声呼喊:"四楼着火 了,大家快下楼!"紧接着是一阵急促 的敲门声。我第一反应是断电。切断 电源后,卧室陷入黑暗,慌乱中连找衣 服和钥匙都变得困难。借手机的光, 我才跌跌撞撞跑下楼。直到听见有人 已拨打119,消防车即将赶到,悬着的

没有经历过火场逃生的人,很 难体会那种神经紧绷、血压飙升的 无力感。以往见到消防车呼啸而 过,虽会联想某处正烈焰冲天,但那 终究是转瞬即逝的想象。唯有当火 灾逼近自身与亲人,才真正懂得等 待救援的每一秒是何等漫长。就在 焦虑之中,两辆消防车到了。转动 的红色闪灯,让我看到希望——火 魔再也无法嚣张。

消防员迅速下车,拖水管、问情 况,直奔四楼。动作干净利落,那是训 练与经验的沉淀。这时有人喊,五楼 还有位行动不便的八旬老人没下来。 旁人犹豫,他们却毫不犹豫,打着手电 就冲了上去。当我看见消防员背着老 人从楼梯快步而下,心中既是庆幸,更 是感动。这些年轻人,每日与危险为 伴,在火场中逆行,只为守护他人的平

几位特勤人员疏散围观群众。我 站在不远处,望着四楼那两个黑洞洞 的窗口。浓烟渐散,火光暗去,只有零 星玻璃碎裂声、物品爆裂声,和水枪持 续的喷射声交织在一起。我能想象, 他们正扛水枪、顶高温、战浓烟,在危 险的环境中坚持灭火。直到排查完所 有隐患,确保没有复燃风险,他们才收 整离开

消防车走后,我试图回二楼休息, 平复心绪。四楼的家人暂挤在一楼, 孙子睡在我房间。虽不适,却是权宜 之计。可那一夜的火光仿佛烙在记忆

